

楚
詞
燈

一
玉
四
冊
玉

二千五百一十

晉安林西仲先生論述

楚辭燈

三閭楚辭爲千古詩賦之祖每篇中各有意義各有脈絡向被諸家評註穿鑿附會塵上加灰以致紛如亂絲汨沒殆盡茲先生研心四十年通掃從前謬誤逐字分析逐句融會使每篇中意義脈絡無不躍躍眼前誠二千餘年以來暗室孤燈而作者之真面目可以一照甲現不勞探索矣識者珍之
抱奎樓主人識

序

治騷者向稱七十二家評本大約惑

於舊詁之傳訛隨聲附和而好奇之

士又往往憑臆穿鑿削趾適屨甚至

有胸中感憤借題抒洩造出棘句鉤

章武斷賣弄懵然不知本題之層折

行文之步驟。反謂莊騷兩家。無首無尾。無端無緒。將千古奇忠所爲。日月爭光。奇文。謬加千層霧障。幻成迷陣。其所由來久矣。余謂屈子之文。嘗自言。世莫知。及賦懷沙。則云。願志之有像。明告君子。吾將以爲類。是欲以當

身之不見知，庶幾傳之後世，或有同
類而皆知之也。迄今二千年來，凡知
屈子之文者，又不過如此。悠悠終古，
汨羅中尙復何望哉？夫屈子之文，屈
子之志也。志不以世而奪，如許由、皇
之佐也。生於帝之世，則老於水伯夷。

帝之佐也。生於王之世，則餓於山。古
之人嘗有言之矣。屈子以王者之佐，
生於亂國，宗族志無所伸，義無所逃，
不得已，以一身肩萬世之綱常，寄之
於文，以自見。太史公旣云推此志，又
云悲其志，可謂善讀屈子之文者。若

知世風遞降而樹立存乎其人。去流俗之見，以意逆志，則各篇中層折步驟恍覺有天然位置，不啻爲後人寫意中事。是以尚友古人，貴論其世也。余少癡妄，不達時宜，私謂用世可以得行其志。及筮仕後，所見所聞皆非。

素習以故動懼譴訶，每當讀騷，輒廢
書痛哭，失聲仆地。因取蒙莊齊得喪
忘是非之旨，以抑哀憤。二書各有評
釋，而蒙莊以先竣災梨騷，則或作或
輟，其稿悉沒於閭變烽火中。自徙寓
武林以來，凡四方書賈，鮮不以此爲

請再註未就，又燬於回祿。余思註屈
之難，尤甚於註莊。二千年中，讀騷者
皆困於舊註，迷陣如長夜，坐暗室，茫
無所覩，悶極而洩。乃天之道，余雖乏
騷才，然老嫗異域，貧婁不能自存，且
以四海之大，無一人能知余之爲人。

者而畢生不踰跬步之志九死不悔
在屈子未必不引以爲類前此未就
稿本重罹意外灰劫安知非陰有督
責使余爲全騷計耶因於丙子良月
杜門追記併補未註諸篇萬駁千翻
止求其大旨脗合脉絡分明使讀者

洞如觀火，還他一部有首有尾，有端
有緒，之文與註莊同一法，其一切註
註恐致繁蕪，不但不敢存，亦不暇存
耳。亟命余子沅錄分四卷，顏之曰燈
庶屈子之文可以燭照無遺，卽其志
亦可以昭垂勿替，而萬世之綱常有

賴矣。是亦余之所以爲志也夫。

康熙丁丑歲孟春望日晉安林雲銘

西仲氏題於西泠之挹奎樓

楚辭燈目次

卷之一

離騷

之二

九歌 有總論

東皇太一

雲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東君

河伯

山鬼

國殤

禮魂

天問

公之三

九章

有總論

惜誦

思美人

抽思

涉江

摘頌

悲回風

惜往日

哀郢

懷沙

卷之四

遠遊

卜居

漁父

招魂

大招

屈原列傳

史記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于治亂。嫻于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

之不聰也。諛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
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
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
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惻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
子正道直行。竭智盡忠以事其君。諛人聞之可謂窮
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
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
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